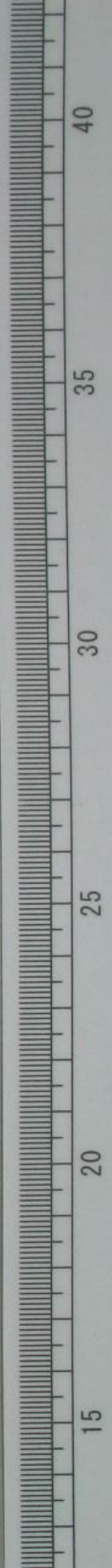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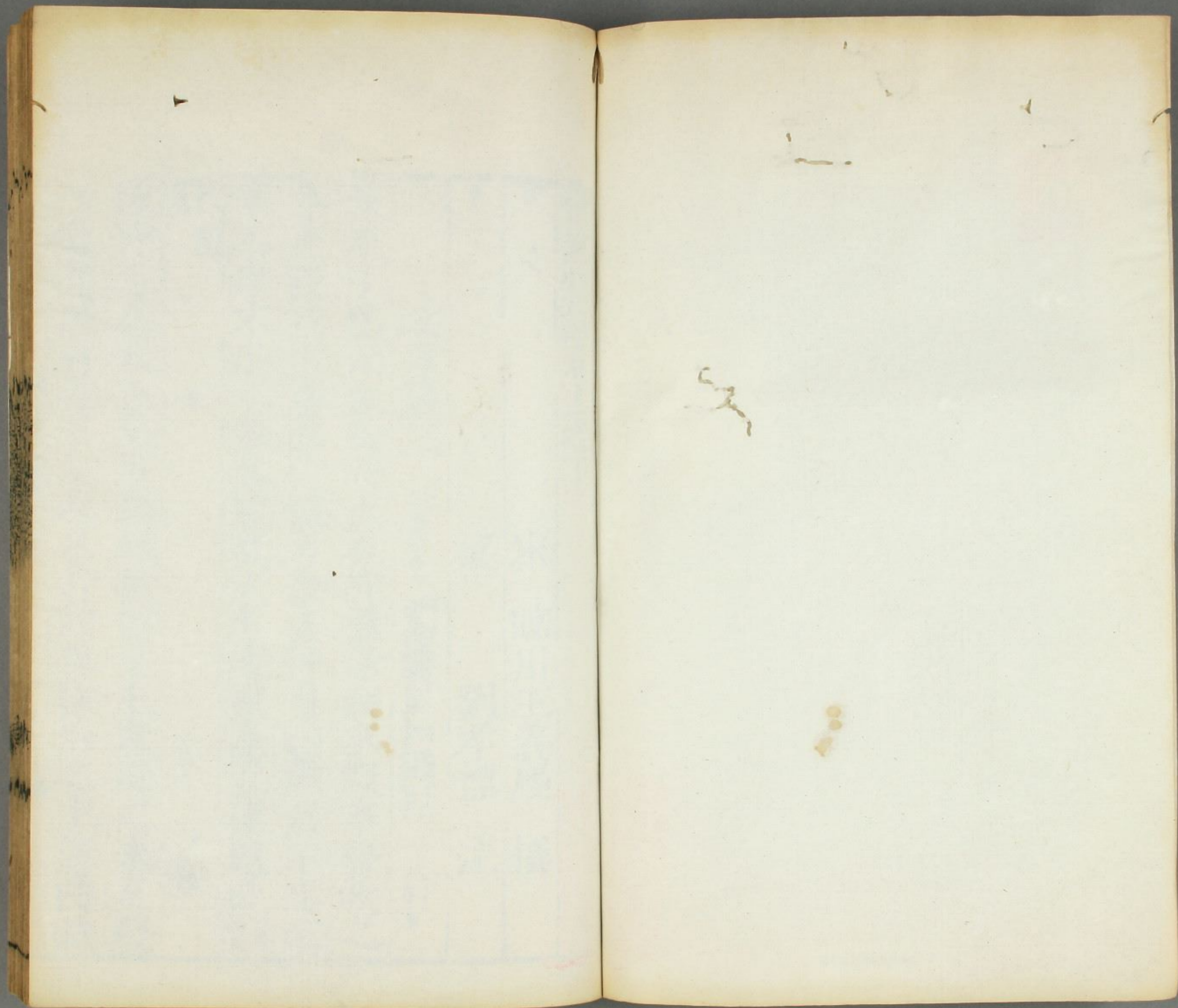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11
2



文庫11
D311
2

柳田泉文庫

010190568453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宋 臨川王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政事第三

陳仲弓為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
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
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

見別

陳仲弓為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
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



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按後漢時

賈彪有此事不聞寔也

陳元方年十一時陳紀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

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彊者

緩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宏漢紀

曰寔為太丘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敬之袁公曰孤往者嘗為鄴令正行

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檢衆漢書袁氏諸公未知誰為鄴令

故關其文以待通識者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

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

門云會稽雞不能啼山陰人相齊父景並歷美官郡

歷散騎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

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

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

為江陵都督吳錄曰抗字幼節吳郡人丞相孫子孫策外孫也為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荆

州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虞預晉書曰山濤字

巨源河內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寃句令濤蚤孤而貧少有器量宿上猶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

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好莊老與嵇康善為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蹋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以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

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

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

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

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鞅王濟剔剔不得

休王隱晉書曰初濤領吏部潘岳內非之密為作諂

竹林七賢論曰濤之處或云潘尼作之文士傳曰尼

選非望路絕故貽是言字正叔榮陽

人祖最尚書左丞父蒲平原太守並以文學稱

尼少有清才文詞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

賈充初定律令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襄陵人父逵

魏豫州刺史充起家為尚書遷廷尉

稱平晉受禪封魯郡公充有才識明達治體加

刑法由此與散騎常侍裴楷共定科令綱除密網

以為晉律與羊祜共咨太傅鄭冲于隱晉書曰冲字

文和榮陽開封人

嚴明之百非僕闇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

冲乃粗下意續晉陽秋曰初文帝命荀勗賈充裴秀

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咨鄭冲然後施

也行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

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

亦尋為賄敗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

親待山濤為左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為

世祖所敬選用之事與充咨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

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敘所懷充以

為然乃啓亮公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已異又恐其恟

情不允累啓亮以為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

乃辭疾還家亮在職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為秘書丞山公啓事曰詔選秘書丞

濤薦曰紹平簡温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秘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為丞不足復為郎也

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為濤所拔王隱晉書曰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濤啓用之世祖發詔以為秘書丞

紹咨公出處竹林七賢論曰紹懼不自容將解褐故咨

之於公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况人乎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雅有文才山濤啓武帝云云

王安期為東海郡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汝南太守承冲淡寡欲無所循尚累遷東海內史為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是時道路寇盜人懷憂懼承每遇艱險處之怡然元皇為鎮東引

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為從事中郎

之困與眾共之孟子曰齊宣王問文王之困方七十里有諸若是其大乎對曰民猶以為

小山王曰黨人之困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邪孟子曰文王之困芻蕘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困殺麋鹿者如殺人罪是以

四十里為寔於國中也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池魚復何足惜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

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窳越以立威名

恐非致理之本呂氏春秋曰窳越者中牟人也若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

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窳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

學十五歲而為使吏送令歸家

成帝在石頭晉世譜曰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年二十二崩任讓在帝前

戮侍中鍾雅晉陽秋曰讓樂安人諸任之後隨蘇峻作亂雅別傳曰雅字彥胃潁川長社人

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右衛將軍劉超晉陽秋曰超字世瑜

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琅邪人漢成陽景王六世孫封臨沂心卿侯遂家焉

父徵為琅邪國上超為縣小吏遷記室掾安東舍人忠清慎密

與人交關書疏閉門不通賓客家無儋石之儲討王敦有功封零陽伯為義興太守而受拜及往

還朝莫有知者其慎默如此遷右衛大將軍帝泣曰還我侍中讓不奉詔遂斬超雅別傳曰蘇峻逼上

並侍帝側匡衛與石頭中人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密期拔至尊出事覺被害

舊欲宥之許柳許氏譜曰柳字季祖高陽人祖允魏柳妻祖遜子漁女蘇峻招祖約為逆約遣柳

者至佳諸公欲全之許氏譜曰若全思妣則不得不為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

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說色

唯有臨海一客姓任語林曰任名顯時及數胡人為

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

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羣胡同笑四

坐並懽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悟者雖疎交

舊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

後以問陸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瑤吳郡吳人祖瑄父

英仕郡有譽玩器量淹雅累遷尚書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

左僕射尚書令贈太尉

五

其不可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

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為允殷美言行

曰王公薨後嘆冰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歎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綱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庚赤玉曾問羨至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提三治三休三取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言我

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

故垂遺愛之譽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晉陽秋曰侃練核無事勤務稼穡

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

郡西門所種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二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

自強不息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

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何有亂頭

蓬博奕之具投之曰擣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碁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糾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為

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作荊州時救船

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

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

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

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

晉陽秋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韻

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贈司徒

虞存弟寒作郡主簿

孫統存誅敘曰存字道長會稽

山陰人也祖陽散騎常侍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拔

風情尚逸歷衛軍長史尚書吏部郎范汪基品曰寒

字道真在至郡功曹以何見容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

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為何上佐正與寒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

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泰別傳

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

未行遭失汝何處得此人蹇於是止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晉陽

何充與王濛劉惔好尚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

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

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為佳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溫別

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荆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

過桓式年少從外來式桓欵小字也桓氏譜曰

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意譏

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簡文為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

勸勉太宗曰一日萬幾那得速尚書臯陶謨一日萬

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

可以東陽記云遐字彥林河內人祖濤司

陽太守江傳傳曰山遐為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郡

內苦之傳隱東陽以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為微損威猛

殷浩始作揚州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

仕至揚州刺史中軍將軍中興書曰建元初庾亮兄

弟何充等相尋薨太宗以撫軍輔政徵浩為揚州從

氏譽劉尹行曰小欲晚便使左右取僕人問其故答

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厨通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

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都續

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并乘

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強氏范簡氏實

三吳頗加澄檢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適逸往來

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紿舍藏

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

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憂在於客耳然不爾

何以為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大為吏部郎王忱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

出示之僧彌王珉小字也珉別傳曰珉字季琰琅邪

名出兄珉右累遷侍中中書令贈太常僧彌得便以已意改易所選者

近半王大甚以為佳更寫即奏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張玄已見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

續晉陽秋曰王獻之為中書令王珉代之時人曰大小王令東亭作郡風政何似

荅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殷仲堪嘗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為稱仁以

不害物為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

不乖乎殷荅曰臯陶造刑辟之制不為不賢古史考曰庭堅

號曰臯陶舜謀臣也舜舉之於堯堯令作士主刑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為不

仁家語曰孔子自魯司空為大司寇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正卯

文學第四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自敘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大將軍鄧

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何則生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為羞滅

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為校書郎出為南郡太守

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筭渾天不合

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筭一轉便決衆

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高士

傳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

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

言兼精筭術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

川及接頰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后戚嫚於待士玄不得

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為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

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
 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
 餘萬言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
 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
 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
 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莫度玄飲三百
 餘杯而温克之容終日無怠獻帝恐玄擅名而心忌
 在許都徵為大司農行至元城卒

馬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

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

追玄竟以得免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鴆毒乎

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舍舍

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漢南紀曰服虔字子

慎河南南榮陽人少行清苦為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為作訓解舉孝廉為尚書郎九江太守 玄聽

之良久多與已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

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

注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

自陳說玄怒使人曳箸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

胡為乎泥中衛式微詩也毛公答曰薄言往愬逢彼

之怒衛邶柏舟之詩

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

講傳摯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駟之孫

侯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

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已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

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同

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傳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

論離文多不載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文章敘錄曰晏能清言而

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王弼未弱冠往見

之晏聞弼名弼列傳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

斯人皆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為時士所嫉又

為入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即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

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為

高識悼惜如此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

為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

弼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

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

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後過之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

州刺微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

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別傳曰弼父為尚書郎裴微為吏部郎微見異之故問

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

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傅嘏善言虛勝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書嘏嘗論

有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

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微鮮能及之司隸鍾

會年甚少嘏荀粲談尚玄遠粲別傳曰粲字奉倩穎川賴陰人太尉或少子

以明知交會粲諸兄儒術論議各知名粲能言玄遠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標也

能言者不能通每至其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

擇一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

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文

錄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

語多小極不復相酬荅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

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頠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

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晉諸公贊曰自魏太常夏

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
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
才虛散騎常侍戴奧以學道為業後進庾敳之徒皆
希慕簡曠顧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
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顧清間欲說
理而顧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
起居注曰顧著二論以規虛
誕之弊文詞精富為世名論

諸葛玄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

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玄後看

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玄字茂遠琅琊人魏雍州刺史緒

之了有逸才什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

而夢豈是相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糝

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謂

曰靈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

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

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衛思因經日不

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

此兒曾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

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

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

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刺之不可及

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注膏肓也心下為膏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

晉陽秋曰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廓

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

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

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

世說新語卷之二十一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塵尾柄確凡曰至不容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夫藏舟潛往交臂恒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哉既為假矣而至者豈實哉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

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暘玄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

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惟好莊子

聊應崔謨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為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

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唯秋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

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儻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

道好學記志老莊時人咸以為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

竊以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適音後

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

心

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三語

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

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為友名士傳曰

阮脩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

人時誤相逢即舍去傲然無營家無儲石之儲晏如

也琅邪王處仲為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孫卿常

無食能作不脩曰為復可耳遂為鴻臚丞太子洗馬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晉諸公贊

叔道河東人父綿長水校尉退少有理稱辟司空當

掾散騎郎永嘉流人名衍字夷甫第四女適返也當

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女

才甚豐瞻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

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鄧粲晉紀曰退以辯論為業

與不知無不歎服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

爾將受困寡人女婿

衛玠始度江見王大將軍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琅邪

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因夜坐大將軍命謝幼

與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與陳郡人父衡晉領儒鯤性

章太守王敦引為長史鯤別傳曰鯤四十三卒贈太常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

顧王遂達口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恒為母

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玠別傳曰玠少有

羸疾初不於外擅相酬對時友數曰衛君不言言必

心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嵇康聲無哀樂

論略曰夫殊方

異俗歌笑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慙或聽歌而
戚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
非音聲之養生食怕而香頰處險而嬰齒居晉而黃
豈唯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誠能蒸
以靈芝潤以醴泉無為自得體妙心玄與與美門比
壽王喬爭年何一言盡意歐陽堅方言盡意論略曰夫
為不可養生哉言盡意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
彼非名下辨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不三理而已
得相與為二矣苟無其二言無不盡矣

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下都

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王述別傳曰述

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節謝
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塵尾語殷曰身今日當

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
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
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
之音正當爾耳明日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
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

王蒙王述並為王導所辟輒妻如生母狗馨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佛經之行中國尚

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曰博問羣臣通人
傳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
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
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
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
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

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
問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為不同魏略西戎傳曰
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圖浮圖
者太子也父曰肩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者身服色黃
髮如青絲瓜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
而有髻墜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
袁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
口傳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
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也漢武之神置之甘泉宮
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
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
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
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女
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孔叢子曰趙人公
孫龍云白馬非馬為論以示謝于時
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為論以示謝于時
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
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

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中興書曰裕甚精論唯

李野語孫安國褚哀孫盛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

孫荅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

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

問如牖中窺日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李
廣則難問則識闇故如顯處視

月學寡則易數易數則
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

將善雲梯仰攻墨子曰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
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

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
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

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繫帶守
之輸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殺兵

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浩別傳曰浩善石易能清言康伯浩功也

甚愛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為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按殷浩大謝尚三歲便

按為之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

筮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而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之道也鄭玄序

易曰易之為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一也變易二也乾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為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為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曰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為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荅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常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法深孝義淵

博名聲蚤著弘道法師也深公波利質多天而不荅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
焉能逆風成實論逆風而聞樹其香也深公得此義夷然
不屑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徃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

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

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

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續晉

日孫盛善理義時中軍將軍殷浩擅名一時能與劇談相抗者唯盛而已

莊子逍遙篇崔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錯味而不能拔

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

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

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

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

共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

有待者不失其所待文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

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

指鵬鷖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焉以在近

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

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之感不為

不疾而速則道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

欲當其所足足於所是快然有似天真猶飢若一飽

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

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法所未盡

殷中軍也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

馮氏譜曰馮懷字相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

已劉亦不復荅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

語劉琰已見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

苦湯也鐵城無可攻之勢符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仞

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造即色論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

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論成示王中郎王坦之中郎都無言支

曰默而識之乎論語曰默而識之誨王曰既無文殊

誰能見賞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

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

道林拔新領異曾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

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興支共載往王許王都

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

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若小語因論莊子逍遙

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

留連不能已支法師傳曰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

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

勝咸味其音吉道賢論以七沙門比竹林七賢

遁比向秀雅尚莊老子子異特風尚玄同也

世說新語卷之六

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

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環佩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也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真教則通脩高善功不為己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為名也

許掾詢年少時人以比王荀子荀子王脩小字也文

原晉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脩明秀有美稱善隸行書號曰流爽清舉起家著作佐郎琅邪王季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脩同年故脩弟熙乃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

許大不平時諸人上及於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

相折挫王遂人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

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

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東陽謝朗也己見中興書曰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

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

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忼慨致可

傳述恨不使朝士見謝氏譜曰朗父據取太康王韜女名綬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簡支為法師許

為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

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拊舞但其嗟詠一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安西謝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奕已見

還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荅云今日與謝孝

劇談一出來玄別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適居會稽晉哀帝欽其風

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道遂辭丘壑高步天邑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

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叙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

理竒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

進王大慚而還殷中軍讀小品釋氏辨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

百叢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

得今小品猶存高逸沙門傳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有所不達欲訪之於道遂邂逅不遇

深以為恨其為名識賞重如此之至焉語林曰浩於

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為敵且已所不解

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

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為然遂止

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但能

脩智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極不然

陶練之功尚不可誣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精漸歸支意甚不分遂遁

跡刻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名德沙門題目曰于法開才辨從橫以數術弘教高逸沙門傳曰法

開初以義學著名後與支遁有競故遁居剡將更學醫術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荅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為名通莊子曰大

不同而使其自己已也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自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

故也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

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廳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麤舉一往參詣由是

知之僧淵氏族所出未詳疑是胡人尚書令沈約撰晉書亦稱其有義學

殷謝諸人共集謝安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

入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塵假空與明觸目則不能見彼當知眼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

世說新語卷之十下
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
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汙時人以為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浩黜廢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僧

注維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蓋疑般若波羅密

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波羅密此言到彼岸也經

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羸提羸提者

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

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為舟般若為導

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密

也淵源未暢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文簡相王謂二人可試一

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嶠函之固嶠謂二陵之地固

險塞王者之居左思魏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

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

場安可爭鋒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渴稱曰謝玄小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詩謨

定命遠猷辰告大雅詩也毛萇注曰詩大也謨謀也

謂正月始和布謂此句備有雅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

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

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

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
約旨遠足暘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
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
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荅須臾真
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愕愕即同載詣撫軍至
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
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客嗟稱善曰張憑勃率為
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
吳郡人有意氣為鄉閭所稱
學尚所得敏而有文太守以才選舉孝廉試策高
第為懷所舉補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
法法師云六通三明明同歸正異名耳法安法師傳曰

簡道情真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
也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
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
四曰他心通水鏡萬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
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
然則天眼天耳身通他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
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服發未來
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許詢謝顧謂諸人今
安王濛謝顧謂諸人今
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
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莊
子
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孔子弦歌
鼓琴奏曲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
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鄰右手持願以聽曲
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為者也曰孔氏曰孔氏
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孔氏之
所治也曰有上之君歟曰非也漁父曰仁則仁矣恐

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遂言入疵四病以誡孔子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

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叙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

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

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叙其意作萬餘語

才峰秀逸文字志曰安神清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

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

復自佳耳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

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其論略曰聖人知觀器不足

應不可為典要故寄妙述於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

而慶外合交者繫器則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歸化之

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

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孫語道合意

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巽坎同體矣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

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真長孫意已不

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叙本理孫麤說已語亦覺殊

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

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僧意在九宮寺中未詳僧意氏族所出王荀子來荀子王脩小字與共

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

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筭筭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

意云誰運聖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諸本無僧意最

闕慶校眾本皆然唯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

脩善言理如此論特不近人情猶疑斯文為謬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

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

中謂卯有毛雞三足馬有卯犬可為羊火不熱日不

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能勝人之

口不能服人之心

蓋辯者之困也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

不解事數謂若五陰十二入四諦十遇見一道人問

所籤便釋然

殷仲堪精數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

四本談不翅爾周德隆安記曰仲堪

殷荆州曾問遠公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惠遠廩

十二隨舅令孤氏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

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為師抽簪落髮研求

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鹽淹遠高悟冥噴

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

結宇靈嶽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衆

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然香禮拜輒東向致敬

年八十易以何為體答曰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

崩靈鍾東應便是易耶東方朔傳曰孝武皇帝時未

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

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

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

銅為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遠公笑而不答

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微異故並載之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孚弟輔也羊氏譜曰輔字幼

中書郎輔仕至衛軍功曹及王家見壻孚送弟俱往

娶琅邪王訥之女字僧首王氏譜曰訥之字永言琅邪人

時永言父東陽尚在祖彪之光祿大夫父臨之東陽

太守訥之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殷仲堪是東陽女婿亦在坐殷氏

仲堪娶琅邪王孚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莊子

臨之女字英彥臨之殷難之羊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

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

異歎為新拔者久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晉安帝

能清言

提婆初至為東亭第講阿毗曇山經叙曰僧伽提婆

朗有深鑿符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渡江遠法師請譯

阿毗曇遠法師阿毗曇叙曰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

領誦歌之微言源流廣大管絃衆經領其宗會故作

者以心為名焉有出家開土字法勝以阿毗曇源流

廣夫卒難尋究別撰斯部凡二百五十獨以為要解

號之曰心剎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玩斯文因請令譯

焉阿毗曇者晉言大法也道標法始發講坐裁半僧

師曰阿毗曇者秦言無比法也

彌便云都已曉即於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

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法固道人曰法固弟子都

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

未精覈耳出經叙曰提婆以隆安初遊京師東亭侯

王詢迎至舍講阿毗曇提婆宗致既明振

發義與王僧彌一聽便自講其明義易啓人心如此未詳年卒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

桓自歎才思轉遑殷云此乃是君轉解日玄善言理

棄郡還國常與殷荊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

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其在釜下焚豆

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

日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清人

雅情晚日出言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謝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為賦植

援筆立成可觀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

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

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冲冲已馳遣信就阮籍求

文籍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紀曰字孝尼陳郡陽

正不耻下問唯恐人不勝已也世事多險故治退不敢求進著書十萬餘言荀綽兖州記曰準有雋才大

始中位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

人以為神筆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上有宏致至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

勸進文略曰竊聞明公固諒冲等眷上實懷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褻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

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每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思別傳曰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

世言其可者下

卷

練為殿中御史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嘗為祭酒賈謐舉為秘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冏請為記室

諶不趨時為三都賦未成也后數年疾終其三都賦雖振翼而云披兎彈飛九以礮激火并騰光以赫

曦今无兎彈故其賦往七不同思為人无吏幹時人而有文才又頗以振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

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已見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

皇甫謐王隱晉書曰謐字士安七定朝那人漢太尉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歎曰昔孟母

以三徙成子曾父以亨家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而魯之甚于脩身焉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

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而問少有序曰武帝借其書二車遂博覽謐見之嗟歎遂太子中庶子以郡徵並不就終下家謐

為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述焉思別傳曰思造

張載問嶠蜀事交接亦踈皇甫謐西州高士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真並蚤終皆不為

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後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名士傳曰伶字伯倫沛郡

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鍾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敷遊一世竹林七賢論曰伶處天地間

悠上蕩上无所用心嘗与俗士相語其人接袂而起欲必棄之伶和其色曰雞肋豈足以當尊拳其人不

覺寤然而返未嘗措意文章終其世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其辭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為一朝萬

為須臾日月為高曠八荒為庭衢行无轍迹居无室戶幕天席地縱意所如行則操卮執瓢動則挈榼提

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

議其所以乃奮袂探襟怒目切齒陳說礼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盃承糟街杯漱醪奮髯箕踞

枕翅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兀兀然而醉恍爾而醒

靜听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太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之擾上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

為表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榮陽人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綺絕世恭邕未能過也仕至黃門侍郎

為孫秀所害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為速已所以為

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

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詩成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有盛才文

單巧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湛集載其叙曰周詩者南陔白華上黍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

乃別見考其詩怵之性辰省奉朝侍皆宵中告還雞鳴在

門琴琴恭海風夜是敦潘因此遂作家風詩岳家風詩載其宗祖之德及自戒也

孫子荆隄如服作詩以示王武子孫楚集云婦胡毋氏也其詩曰時邁

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立臨祠感痛中心若抽王曰未知文

生於情情生於文一作文於情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每

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

王隱晉書曰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都王為太弟欲使詣洛廣子孫多在洛慮害乃自殺摯虞字仲治京

兆長安人祖茂秀才父模太僕卿虞少好學師車皇

帝至長安遂流離鄠杜間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

嘉五年洛中大飢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

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衆坐廣談虞不能對廣退
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更相嗤笑紛然於世廣無可
記虞多所錄於斯為勝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

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中興書曰殷融字洪

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

精微談者稱焉兄子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

屈還而著論融更居長為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

日嘯詠未嘗以世務自嬰累遷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鼓永嘉中為石勒所害

乃作意賦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

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

王隱晉書曰郭璞

才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誄頌並傳於世而訥於

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特儀檢形質積索縱情

慢情時有醉飽之失友人于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

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忍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

害王敦取為參軍敦縱兵都輦乃咨以大事璞極言

成敗不為回屈敦忌而

害之詩璞幽思篇者

阮孚云別見泓擘蕭瑟實不

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

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

賦之闡更改望為雋以亮為潤云中興書曰闡字仲

初穎川人太尉亮

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

頹大著作為揚都賦絕當時五十四卒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為名賞

表氏家傳曰
喬有文才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
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
為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
學而不免儉狹王隱論揚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荊州
治中鑿齒謝牋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
都見簡人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荅云一生不曾
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衛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
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晉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

論略曰漢末累世之交乎鄭九域之蒙晦大定
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上秦政猶不見敘
於帝王况暫制數州之衆哉且漢有係周之業則曾
無所承魏之迹矣春秋之時吳楚稱王若推有德彼
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也况長壽廟堂吳蜀兩定天
下之功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此五經是

謝太傅問主簿陸暹陸氏譜曰暹字黎民吳郡人高

至光祿大夫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暹荅曰

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陸

譜曰暹
憑滑也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荅云

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脩集載其論曰或問易

能聞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稱賢人黃裳无吉苟未

之稱將虛設乎荅曰賢人誠未能聞與理會當居然人從比之理盡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

於理有損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撓梁於賢

人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

清綺陸文若排沙簡金徃徃見寶文章傳曰棧善屬

絕倫文章篇篇稱善猶誠其作文大治謂曰人

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為文乃患太多也

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續晉陽

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

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

馬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碎

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紳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啓字

護軍啓以才義顯於世仕至黃門郎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

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

界道此賦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

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議曰謹按謚法一

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

行猶有彷彿宜尊號曰太宗謚曰簡文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

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

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

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

賞得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為詠史詩是

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詠詠聲既清會辭文藻拔非尚所

其家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勝致即遣要迎談話申

曰自此名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然其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

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

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擇豐城令榮

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於之以

為啓作語林榮儻別名啓乎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興書曰

能談論萬集載其敘四隱四顯為八賢之論謂漁父

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

為優出者為劣孫綽難之以謂體

齊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祖夔孝

廉又霸少府卿夷辟州主簿不就

知卿當無所名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續晉陽秋曰宏從溫征

之高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珣在坐云

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

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

以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

悲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足傷實致

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迴流風而獨寫晉陽秋曰

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温坐温令滔讀其賦至致傷

於天下於此改韻云此韻所詠慨深千載今於天下

之後便後韻於寫送之致如為未盡滔乃云得若寫

一句或當小勝恒公語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

王伏稱善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中興書曰曹毗

魏大司馬休管孫也好文籍能屬裁為負版綉論語

詞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手式負版者鄭氏注曰版謂

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袁伯彥作名士傳成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

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仲為竹林名士裴

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

謝幼輿為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

作狡獪耳彥伯遂以箸書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閣下桓令人竊取其白事東

亭即於閣下更作無復向一字續晉陽秋曰均學

桓宣武北征温別傳曰温以太和袁虎時從被責免

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
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
得利

表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
以白刃胡奴陶曰先公勲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
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荅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
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
勲為史所讚續晉陽秋曰宏為大司馬記室參軍後
南州安語衆云我矣不及桓宣城時伏溜在溫府與
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荅溜密以啓溫溫甚忿以去
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問之後遊青
山欽此既歸公命宏同載衆為危懼行數里問宏曰
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荅曰尊
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啓不敏顯之耳溫
乃云君欲為何辭宏即荅云風鑿散朗或揆或引身
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為允也溫泣然而
止說不同

或問顧長康君筆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
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中興書曰愷之博
鍾而自矜尚為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云顧
長康休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
絕畫絕文絕癡絕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下
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
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遇贊之愷之得
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搥脚人令代愷之不竟有
異遂幾由
旦而後止

殷仲文天才宏贍續晉陽秋曰仲文雅而讀書不甚
廣博亮歎曰亮別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丘淵之

豹字士蔚陳郡人祖眺歷揚大守父質琅邪內史
豹隆安中著作佐郎累遷太尉長史丹陽尹義熙
卒才不減班固續漢書曰固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

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

成輝桓胤遂以書扇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也

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尸前睹王爽小字也

李明恭弟四弟也仕至中興書曰爽字問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

荅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伯作詠曰

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詠以之成晉安帝紀曰玄文始

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詠故曰隆安二年九月十

神哲人是育所爽其靈不貲共福天道崇味孰測何

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領推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

亡拜國喪救于以誅之桓玄初并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玄別傳曰玄

後楊佺期遣使誡朝廷以玄于時始雪五處俱

都督八州領江州荊州二刺史賀五版並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即荅版後皆粲然成

章不相揉雜

和玄下都羊孚時為兖州別駕從京來詣門戔云自

頃世故睽離心事淪蕪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百流

以一源桓見戔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即用為

記室參軍孟昶別為劉牢之主簿續晉陽秋曰牢之

字道堅彭城人

以將顯父適世言征虜將軍羊之沈毅多計數為謝玄參
軍存堅之役以號猛或力及平王恭轉徐州刺史桓
玄下都以牢之為前行征西將軍玄至詣門謝見
歸降用為會稽內史解其兵奔而縊死詣門謝見
云羊侯羊侯百口賴卿



